

長史親覩其事具爲傳讚云出真祥記
從 蕃國向雪山南界至屈露多悉立等國

云從此驛北行可以九日有一寶山山中土
石並是黃金有人取者即獲殃咎出王玄榮

西國行傳

延聖真義書

法苑珠林卷第六十三

壁三

釋音

墉

反封餘

姥

莫古

翫

徒含

鞞

反古

跋

蒲末

碗

渠疏

脣

徒田

憇

音恪

簪

似緣

綸

反縵

腰

烏代

獫

鷹皓

臚

平秘

居

器反

繳

之若反

轂

反轂

追

反

穀

既反

燔

附袁反

礮

苦角反

戛

渠追反

追

反

光

徐姊反

鉢

子辭反

懶

式竹反

蟹

呼各反

釐

莫交反

簾

都寒反

淖

月反

置

子耶反

贊

之芮反

蹠

居月反

迺

列良薛反

愈

也

余

庶

反

麓

炉谷反

𧈧

上文飭

那

反

贊

愈矩反

大宋國平江府吳江縣范隅鄉仙仁里石湖居住奉
佛貢捕進士莫師旦 同姪黎莊郎修持護發誠心施財入

碛砂寺大藏經坊刊法苑珠林第六十三卷計壹萬貳仟四伯
茶拾陸字每字伍拾文總計陸伯貳拾參貫捌伯文舊會所集
功德用伸資薦

祖考妣 宋故莫公十五府君 徐氏三五孺人
潘氏三乙孺人莫公曾念六迪功 超昇

佛界 寶祐元年九月日貞補進士莫師旦同姪黎莊郎謹題

法苑珠林卷第六十四

壁四

大唐上都西明寺沙門釋道世撰

漁獵篇第七十三此有二部 慈悲篇第七十四

述意部第一 敬尋如來設教深尚仁慈禁

戒之科殺害爲重衆生貪濁愛戀己身刑害
他命保養自軀由著滋味漁捕百端貪彼甘

肥置羅萬種或擎鷹放犬冒涉山丘擁劍提戈穿窬林藪或垂綸河海布網江湖香餌釣魚金丸彈鳥遂使輕鱗殞命弱羽摧年穴罷新胎巢無舊卵既窮草澤命侶遊歸於是脂消鼎鑊肉碎枯形識附羹中意依膾裏何期此身可重彼命爲輕遂喪彼身形養己軀命

止存口腹不顧酸傷但爲庖厨橫加屠割致使怨家讎鄰遍在冥中債主逐隨滿於空界不善業相以自莊嚴諸惡律儀無時暫捨菩薩爲此殷眉大士由茲拭淚但惟四生遞受六道輪迴或此身怨俯昔是至親曩世密交今成疎友改形易貌不復相知彼沒此生何由可測但慈悲之道救援爲先菩薩之懷愍濟爲用常應遍遊地獄代其受苦廣度衆生施以安樂也

引證部第二

如涅槃經云有十六惡律儀何等十六一者爲利餒養羔羊肥已轉賣二者爲利買已屠殺三者爲利餒養豬豚肥已轉賣四者爲利

買已屠殺五者爲利餒養牛犢肥已轉賣六者爲利買已屠殺七者爲利養鷄令肥肥已轉賣八者爲利買已屠殺九者釣魚十者獵師十一者劫奪十二者魁膾十三者網捕飛鳥十四者兩舌十五者獄卒十六者呪龍能爲衆生求斷如是十六惡業是名修戒

又雜阿毗曇心論云有十二種住不律儀一屠羊二養雞三養猪四捕鳥五捕魚六獵師七作賊八魁膾九守獄十呪龍十一屠犬十二伺獵屠羊者謂殺羊以殺心若養若賣若殺悉名屠羊養雞養猪亦如是捕鳥者若殺鳥自活捕魚獵師亦如是作賊者常行劫害魁膾者主殺人自活守獄者以守獄自活呪龍者習呪龍蛇戲樂自活屠犬者旃陀羅伺獵者王家獵主。又對法論云不律儀業者何等名爲不律儀者可謂屠羊養雞養猪捕鳥捕魚獵鹿置兔劫盜魁膾害牛縛爲立壇呪龍守獄譏構好爲損等屠羊者爲欲活命屠

養買賣如是養雞猪等隨其所應縛鳥者恒處山林調執野鳥立壇呪龍者習呪龍蛇戲樂自活謠構者以離間語毀壞他親持用活命或由生彼種姓中或由受持彼事業者謂即生彼家若生餘家如其次第所期現行彼業決定者謂身諸方便爲先決定要期現行彼業是名不律儀業文出曜經云南海卒湧驚濤浸灌有三大魚流入淺水自相謂言我等厄此及湯水未滅宜可逆上還歸大海復礙水舟不得越過第一魚者盡力跳舟得度次魚復憑草獲過其第三魚氣力消竭爲獵者得之佛見而說偈曰

是日已過 命則隨滅 如魚少水 斯有何樂
又菩薩本行經云波斯匿王有一大臣名曰
師質財富無量應時得度時舍利弗爲說經
法師質聞法不慕榮貴求欲出家便以居業
盡以付弟剏除頭髮而著袈裟便入深山坐
禪行道其婦愁憂思念前夫不順後夫其弟

見姪思念恐兄反戒還纂基業便語賊師屢
汝五百金錢斫彼沙門頭來賊師受錢往到
山中見彼沙門沙門語言我唯弊衣無有財
產汝何以來賊即答言汝弟崔我使來殺汝
沙門語賊我新作道人不解道法且莫殺我
須我見佛少解經法殺我不違賊語之言今
必殺汝不得止也沙門即舉一辟而語賊言
且斫一辟留我殘命使得見佛時賊便斫一
辟持去與弟於是沙門便往見佛佛爲說法
汝無數劫來割截其頭手腳之血多於四大
海水積身之骨高於須彌涕泣之淚過於四
江飲親之乳多於江海一切有身皆受衆苦
朱林六十四
皆從習生有斯衆苦唯當思惟八正之道聞
佛所說豁然意解即於佛前得阿羅漢道便
放身命而般涅槃賊據其辟往持與弟便持
辟著於嫂前語其嫂言常云思念前夫此是
其辟其婦悲泣便往白王王即推校如實不

時作何惡行今見研辟脩何德本今值出尊
得阿羅漢佛告諸比丘乃昔過去波羅奈國
有王名婆羅達出行遊獵馳逐走獸迷失徑
路不知出處草木參天無餘方計而得來出
大用恐怖遂復前行見一辟支佛王問其言
迷失徑路從何得出軍馬人衆在於何所時
辟支佛辟有惡瘡不能舉手即使持腳示其
道徑王便瞋恚此是我民見我不起及持腳
示我道徑王便拔刀斫斷其辟時辟支佛意
自念言王若不自悔責當受重罪無有出期
於是辟支即於王前飛昇虛空神足變現時
王見已以身投地舉聲大哭悔過自謝唯願
下來受我懺悔時辟支佛即便來下受其懺
悔時辟支佛便入涅槃王收起塔華香供養
常於塔前懺悔求願而得度脫尔時王者此
沙門是由研辟支佛辟五百世中常見研辟
而死至于今日由懺悔故不墮地獄而得度
脫成阿羅漢道佛告比丘一切殃福終不朽

敗諸比丘聞莫不驚悚頌曰

樂由放逸苦已憂身榮位寵辱危若浮雲
漁獵好殺違慈損神怨塗反報楚痛何申
感應錄略引一 楚養由基善射術

諸葛恪出獵有惟如小兒

魯桓公被齊襄公殺爲惟

卷之六十四

晉譙郡周子文等遊獵受現報

宋阮稚宗好獵現受苦報

梁鄒文立以屠爲業現報大患

隋王驃騎將軍好獵女狂如兔

隋鷹揚郎將姜略好獵見群鳥索命
隋冀州外邑有小兒燒雞并食現報

唐遂安公李壽好獵被大王割肉

唐曹州人方山開好獵現報受苦

唐汾州人劉摩兒好獵現報受苦

唐隴西李知禮好獵現報受苦

唐進州屠兒殺猪有徵驗

楚王遊于莞白猿在焉王命善射者令射之

數發獵博矢而嬉乃命由基由基撫弓則
援抱木而號及六國時更羸謂魏王曰臣能
爲虛發而下鳥魏王曰然則射可至於此
乎更羸曰可有聞鷹從東方來而更虛發而
鳥下焉諸葛恪爲丹陽太守出獵兩山之間
有物如小兒申手欲引人恪令申去故地去
故地則死既參伍問其故以爲神明恪曰此
事在白澤圖曰兩山之間其精如小兒見人
則申手欲引人名曰俟引去則死母謂神明
而異之諸君偶未之見耳右三驗出搜神記

魯桓公夫人文姜者齊襄公之妹也桓公與

文姜俱朝于齊襄公通其妹焉桓公譴責文

朱林六十四

五

姜文姜告襄公襄公怒乃與桓公飲酒桓公

出襄公使公子彭生送桓公於車彭生多力
乃拉桓公脅桓公薨於車上魯人告于齊曰
寡君畏君之威不敢寧居來修舊好禮成而
不反無所歸咎惡何辭以告于諸侯請以彭
生除耻辱也齊人歸罪於彭生而殺之後襄

公獵于貝丘有犬豕從者曰臣見豕乃彭生
也襄公怒曰彭生何敢見乎射之豕乃人立
而啼公懼墜于車傷足而還其臣連稱管至
甫二人作亂遂殺襄公焉出冤遲志續搜神
記曰晉中興後譙郡周子文家在晉陵少時
喜射獵嘗入山獵忽山岫間見一人長五丈
許挺弓箭鏑頭廣二尺許白如霜雪忽出城
喚曰阿鼠阿鼠文小字子文不覺應曰諾此人牽
弓滿鏑向子文文便失魄厭伏續搜神記曰
吳末臨海人入山射獵爲舍住夜中有一人
長一丈著黃衣白帶來謂射人曰我有讎仇
明當戰君可見助當有相報射人曰自可助
君耳何用爲別荅曰明食時君可出溪邊敵
從北來我南住應白帶者我黃帶者彼射人
許之明出果聞岸北有聲狀如風雨草木四
靡視南亦爾唯見二大蛇長十餘丈於溪中
相遇便相盤繞白映勢弱射人因引弩射之
黃映者即死因將暮復見昨人來辨謝云住

此一年獵明年慎勿復來來必爲禍射人曰
善還停一年獵所獲甚多家致巨富數年後
憶先山多肉忘前言復更往獵復見先白帶
人語之言我語君勿復來君不能見用繩子
已大今必報君非我所知射人聞之甚怖便
欲走乃見三烏衣人皆長八尺俱張口向之

射人即死呂氏春秋曰湯見設網者四面張
而祝之曰自天下者自地出者自四方來者

皆羅我網湯曰嘻盡之矣非桀其熟如此

宋阮稚宗者河東人也元嘉十六年隨鍾離
太守阮愔在郡愔便與稚宗行至遠村郡吏蓋
萼邊定隨焉行達民家恍忽如眠便不復寤

朱林卷六

六

民以爲死舉出外門方營殯具經夕能言說
初有一百許人縛稚宗去行數十里至一佛
齋僧衆供養不異於世有一僧曰汝好獵獵
今應受報復取稚宗皮剥彎截具如治諸牲
獸之法復納于深水鉤口出之剖破解切若
爲膾狀又鏗袁鑪炙初悉糜爛隨以還復痛

惱苦毒至三乃止問欲活不稚宗便叩頭請
命道人令其蹲地以水灌之云一灌除罪五
百稚宗苦求多灌沙門曰唯三足矣見有蟻
數頭道人指曰此雖微物亦不可殺無論復
巨此者也魚肉自死此可噉耳齋會之日悉
著新衣無新可浣也稚宗因問我行旅有三

而獨嬰苦何也道人曰彼二人自知罪福知
而故犯唯余愚蒙不識緣報故以相諭因余
便蘇數日能起由是遂斷漁獵耳右一人出
冥祥記

梁小莊嚴寺在建康定陰里本是晉零陵王
廟地天監六年度禪師起造時有鄒文立者
出以烹屠爲業嘗欲殺一鹿鹿跪而流淚以
爲不祥即加剝剖鹿懷一鹿尋當產育就庖
哀切有惻害心因斯患疾眉鬚皆落身瘡並
壞因生慚愧深起悔責乃求道度禪師發露
重懺立大誓願罄捨家資廻買此地爲立伽
藍見梁京寺記云隋開皇末年岱州人姓
王爲驃騎將軍在蒲州鎮守姓好畋獵所殺

無數有五男無女後生一女端美見者皆愛奇之父母鍾念不同凡人既還鄉里里人親族為作衣服而共愛養之女年七歲一旦失去無處求覓疑隣里戲藏訪問不見諸兄乘馬遠覓乃見去家三十餘里馬追不及兄等以數十騎共圍而始得之口中作聲如似兔鳴足上得刺盤棚經月餘日不食而死父母悲痛不能自割良由父獵殃及女受合家齊戒練行不絕大理寺丞宋宣明曾爲岱府法曹為臨說之續隋書隋鷹揚郎將天水姜略少好畋獵善放鷹犬後遇病見群鳥千數皆無頭圍達略牀叫鳴曰急還我頭來略轉頭癟氣絕父蘇因請衆僧急為諸鳥追福許之皆去既而得愈差已終身絕其酒肉不殺生命臨在臘右見姜略已年六十許自說云余隋開皇初冀州外邑中有小兒年十三常盜隣鄰燒煨食之後朝村人未起某聞外有人扣門呼此兒聲父令兒出應之見一人云官喚汝

兒曰喚我役者入取衣糧使者曰不須也因引兒出村南舊是桑田耕訖未下種且此小兒忽見道右有一小城四面門樓丹素甚嚴城北門今小兒前入小兒入閭城門忽閉不見一人唯是空城地皆熟灰碎火深纔沒踝小兒忽呼叫走趣南門垂至即閉又走趣東西亦皆如是未到則閉既至便闔時村人出因採桑男女甚衆皆見此兒在耕田中似見啼聲四方馳走皆相謂曰此兒狂耶旦來如此遊戲不息至日食時採桑者皆歸兒父問曰見吾兒不桑人答曰父兒在村南走戲喚不肯來父出村外遙見兒走大呼其名一聲便住城灰忽然不見見父而倒號泣言之視其足半胫已上血肉焦乾其膝已下洪爛如灸抱歸養療髀已上肉如故膝已下遂為枯骨隣里聞之竟來問由答見如前諸人看其走處足跡通利了無灰火良因罪業觸處見

獄於是邑人男女無據大小皆持齋戒至死無虧有大德僧道慧法師本冀州人具爲臨說同其隣邑也唐交州都督遂安公李壽始以宗室封王貞觀初罷職歸京弟性好畋獵常籠鷹數聯殺他狗餒鷹既而公疾見五犬來責命公謂之曰殺汝者奴通達之禍非我罪也犬曰通達豈得自在耶且我等既不盜汝食自於門首過而枉殺我等要當相報終不休也公謝罪請爲追福四犬許之一白犬不許曰我旣無罪殺我又未死間汝以生割我肉癆癆苦痛吾思此毒何有放汝耶俄見一人爲之請於犬者曰殺彼於汝無益放令爲汝追福不亦善乎犬乃許之有須公蘇遂患偏風支體不遂於是爲犬追福而公疾竟不差除延安公竇惲云夫人之弟爲臨說之耳古四駁記出唐曹州城武人方山開少善弓矢尤好遊獵以之爲業所殺無數貞觀十一年死經一宿蘇亡初死之時被二人引去

行可十餘里即上一山三鬼共引山開登梯而進上欲至頂忽有一大白鷹鐵爲嘴不飛來攫開左頰而去又有一黑鷹亦鐵嘴爪攫其右肩而去及至山頂引而飄事見一官人被服緋衣首村黑幘謂山開曰平生有何功德可並具言之對曰立身已來不修功德官

朱林六十四

九

曰可且引向南院觀望二人即引南行至於一城非常峻峻二人扣城北門數下門遂即開見其城中赫然是猛火門側有數箇毒蛇皆長十餘丈頭大如五升塊口中吐火如欲射人山開恐懼不知所出唯知叩頭念佛而已門即自閉乃還見官人欲遣受罪侍者

諫曰山開未合即死但恐一入此城不可得出出未若且放令修功德官人放之令前人送之依其舊道而下復有飛鷹欲攫之賴此二人援之免脫下山遂見一坑其中極穢逡巡之間遂被二人推入須臾即蘇不跡極深終身不滅山開於後遂捨妻子以宅爲佛院恒

以讀誦爲業

出其

唐汾州孝義縣懸泉村人劉

摩兒至顯慶四年八月二十七日遇患而終其男師保明曰又死父子平生行皆險謬其比隣有祁隴威因採樵被車輶死經數日而蘇乃見摩兒男師保在鑊湯中須臾之間皮肉俱盡無復人形唯見白骨如此良久還復

本形隴威問其故對曰爲我射獵故受此罪又謂保曰卿父何在對曰我父罪重不可卒

見卿旣即還請白家中爲修齋福言訖被使催促前至府舍見館宇崇峻執杖者二十餘人一官人問之曰汝比有何福業對曰隴威去年正月在獨村看讀一切經脫衫一領布

施兼受五戒至今不犯官人乃云若如所云無量功德何須來此乃索簿勘見簿曰其人合死不虛側注云受戒布施福助更合延壽乃遣人送還當即蘇活體

唐隴西李知禮少趨捷善弓射能騎乘兼工放彈所殺甚多有時罩魚不可勝數貞觀十九年微患三四日

即死乃見一鬼并牽馬一疋大於俗間所乘之馬謂知禮曰閻羅王追公乃令知禮乘馬須臾之間忽至王前王約束云遣汝討賊必不得敗敗即殺汝有同侶二十四人向東北望賊不見邊際天地盡昏埃下如雨知禮等敗語同行曰王教嚴重寧向前死不可敗歸

星

朱林六十四

十

知禮廻馬前射三箭以後諸賊似稍却縮數滿五發賊遂敗散事畢謁王王責知禮汝敵雖退何爲初戰之時即敗以麻辮髮并縛手足卧在石上以大石鎮而用磨之前後四人體並潰爛次到知禮勵聲叫曰向者賊敗並是知禮之力還被王殺無以勵後王遂釋放更無屬著恣意遊行凡經三日向於西北出行入一牆院禽獸一群可滿三畝餘地摠來索命漸相逼亦曾射殺一雌犬直向前嚼其面次及身體無不被傷見三大鬼各長一丈五尺圍亦如之共剥知禮皮肉須臾摠盡唯面及目白骨赤見五藏及以此肉分乞禽獸

其肉落而復生生而復剥如此三日苦毒之甚不可勝記事畢大鬼及禽獸等忽然失知禮廻顧不見一物遂即踰牆南走莫知所之意中似如一跳千里復見一鬼遂及知禮乃以鐵籠罩之有無數魚竟來唼食良久鬼遂到廻魚亦不見其家舊供養僧其僧先死來與知禮去籠語知禮云檀越大飢授之三丸白物如棘令禮噉之時便大飽而語之曰檀越還家僧亦別去禮到所居宅北見一大坑其中有諸槍稍攢植不可得過見其兄女并婢賣箱并有錢綃及一器飲食在坑東北

朱林六十四
知禮心中將此婢及以姪女遊戲意甚憐之

十一
廻首北望即見一鬼拔劍直進知禮惶懼委身投坑即得蘇也自從初死至於重生凡經六日後問家中乃是姪女持紙錢綃解送知禮當時所視乃見銅錢絲綃也

右三驗出
冥報拾遺

唐顯慶三年徐王任進州刺史之時有奢兒在市東巷殺一豬命斷湯燭皮毛並落死經

半日貪殺餘猪未及開解至曉以刀破腹長割腹下一刀刃猶未入腹其猪忽起走出門直入市西壁至一賢者店內床下而卧市人竟往看之屠兒猶執刀逐走看者問其所由屠兒答云我一生已來殺猪未曾聞見此事猶欲將去看者數百人皆瞋責屠兒竟出錢贖得諸人共爲造舍安置身毛久始得生膚下及腹下瘡處差已作大肉疣癰如解許出入往來常不汙其室性潔不同餘猪至四五年方卒

并州晉陽縣人王同仁

慈悲篇第七十四

此有五部

述意部

菩薩部

國王部 畜生部 觀苦部 述意部第一

夫含生稟氣皆有靈智蠢動翾翔咸知畏死致使菩薩興行救濟爲先諸佛出世大悲爲本所以臨河羨魚不如結網觀他受福不如行因是故將求其報莫若先興其善貴賤等施黑白心平三寶福田四生同敬並須臨時救濟給引未食罄拳掘之珍微耳目之玩捐

已奉施隨之以喜信夫薩箇以獎其意王帛
以表其誠身肉骨髓尚不保戀况復外財寧
生愛著菩薩行行亦不待索雖心不待物而
物亦筌心心物兩備福智雙行矣

菩薩部第二 如大集經云佛言我昔爲於
一切衆生修菩薩行爲此法眼於諸衆生起

大慈心捨己身血猶如大海與諸乞者捨頭
眼耳如毗福羅山捨鼻舌等如十突盧那捨
手腳等如毗福羅山捨皮施等可覆一闍浮
提亦捨無量爲馬奴婢妻子及以王位國土
城邑宮殿村落等與諸乞者於諸佛所受持
禁戒而無缺犯一一佛所無量供養一一佛
所稟受無量那由他百千法門受持讀誦善
修三昧我亦恭敬無量三乘四果聖人父母
師長病苦之者無救護者爲作救護無歸依
者爲作歸依無趣向者爲作趣向令其安住
我已如是於彼三大阿僧祇劫慈愍一切苦
惱衆生故發大堅固勇猛之心久修無上菩

提之行今於此盲冥世間無大導師儉法之
時於如是等諸衆生中發心願成阿耨多羅
三藐三菩提欲於三乘菩提令不退轉復願
救度三惡衆生安置善道及涅槃樂 又雜
寶藏經云尔時如來被法陀羅刺其脚足
血出不止以種種藥塗不能得差諸阿羅漢
於香山中取藥塗治亦復不除十力迦葉至
世尊所作是言曰若佛如來於一切衆生有
平等心於羅睺羅提婆達多等無有異者脚
血應止即時血止瘡亦平復諸含識平等無異
又四分律佛言乃往過去世時有王名曰慧
燈乃使闍浮提人若男若女能言之者皆行
十善王初生時有八万四千歲自然而生於
四交道隨所求索者一切施與時天帝釋便
作是念此王慧燈隨其所索一切施與將恐
來出奪我坐處我今寧可往試爲以無上道
故施爲以退轉耶即化作男子自相謂言王
慧燈教我等行十惡殺生乃至邪見時諸大

臣皆往白王王荅言不我先有是語令閻浮
提人能行之類皆行十善不殺生乃至不邪
見我當為王是故無是語汝等今可嚴駕為
乘我欲自行教化國人天為既至王即便乘
王言可示我彼人言我教國人行十惡者彼
即示王王問言慧燈教汝行十惡耶荅言實
余王復問言可有方便行十善不荅言有問
言何者是耶彼荅言若得成就菩薩生食其
肉飲其血乃得行十善時王慧燈作如是念
我於無始世已來經歷衆苦輪轉五道或受
截手截腳耳鼻出眼截頭竟何所益即取利
刀自割股肉以器盛血授與彼人而告之曰
善男子汝可食飲此肉血奉行十善時彼男
子不堪王慧燈威德即沒不現忽有天帝而
在前立問王言王今布施為一天下二三四
天下耶為日月天帝釋魔王梵王耶王荅言
我布施不為天下乃至魔梵等我作意欲求
無上正真一切智度未度者解未解者未得

涅槃者令得涅槃度生老病死憂悲苦惱如
是等者時天帝釋便作是念我今令王慧燈
以此瘞死者甚非所以當以天甘露灌其身
上即便灌之瘞即平復如故佛告瓶沙王言
余時利益衆生王者豈異人乎即今父王白
淨是也時王第一夫人者今母摩耶是時王
慧燈者即我身是我於前世教化閻浮提數
人皆行十善以是因緣故足下千輻相輪輪
廓成就光明晃曜照三千大千國土又大悲
芬陀利經云佛告諸善男子我於往昔過無
量阿僧祇大劫余時此土名無塵弥樓獸彼
大劫百歲世人蓮華香如來像法中我為閻
浮提輪王名曰無勝我及千子並發菩提俱
共出家於蓮華香如來法中具修梵行唯有
六子不欲出家不發菩提我數教語何不出
家六子即報王言我不能出家王復問言汝
等何不發菩提心彼言若能以一切閻浮提
與我等者當發菩提我聞甚喜已令一切閻

卷

朱林六十四

古

浮提人住三歸八齋又勸三乘分此閻浮提以爲六分持與六子勸以善提我即出家具修梵行彼六王子不相和順興兵交戰各不自寧今閻浮提極大飢饉天不降雨五穀不成草木不生我即思惟今正是時應以身施血肉充足捨林而去往詣中國上彰水山上立大誓願時阿須羅宮皆悉大動弥樓傾搖海水波涌天及諸神皆悉悲泣我時即從山上便自投身以本願故即成肉山高一由旬縱廣正等人民鳥獸來食血肉以本願故晝夜生長漸漸乃高一千由旬正等亦余四邊皆有人頭悉具髮毛眼耳鼻舌口齒彼諸人頭高聲唱言咄汝諸衆生各隨所欲恣意取之血肉六根身得充滿從意所求三乘之心乃至有求人天福者或有食血肉者或有取眼取耳取鼻取脣取齒取舌者以本願故尋即還復不盡不減乃至十千年中以身血肉充滿一切閻浮提人夜叉鳥獸於十千年中

施眼如恒沙施血猶如四大海施已身肉若干須弥以舌施人如鐵圍山以耳施與如中弥樓山以鼻施與猶若大弥樓山我以齒施如耆闍崛山我身皮施遍娑呵刹善男子觀我於十千年中以一身命如是無量阿僧祇施以無量阿僧祇衆生無一念頃而生悔心即立大願若我得成阿耨菩提意如是滿者如是普捨十方恒河沙數五濁佛土中以身肉充彼衆生恒沙大劫若我是願意不滿者令我未不見十方諸佛不成菩提亦使今我不聞三寶三乘之聲亦使我常處阿鼻地獄又大悲芬陀利經云佛言我憶無量劫時此佛剎名日月明於五濁時我於此閻浮提爲轉輪王名曰燈明以善勸化一切衆生我時出遊觀園見有一人反縛兩臂極爲急切即問諸目此人何罪諸目答言此誑王法敢是天民常由輸課六分輸一此人違命即告諸目速放斯人儲糧酥油勿苦索之目答王言

朱林六十四

十五

終無有人能以善心輸王諸物所可日日給
王夫人及諸眷屬厨供所須皆從民出自非
王力終不可得我時愁憂却自思惟此之王
位今當付誰我有五百子皆勸以菩提即分
此間浮提爲五百分付與諸子即捨詣林求
仙梵行南近大海優曇波羅林中坐禪食果
草根用濟身命漸漸不久得五神通尔時閻
浮提有五百商人入海採寶獲衆寶聚其中
商主名曰宿王小福力故得如意摩尼從彼
寶洲多取衆寶及與摩尼始發引時海水波
涌諸龍惱亂海神啼泣中有龍仙名曰馬藏
實是菩薩以本願故生於其中被摩訶薩擁

當示道汝等徑路令汝安隱至閻浮提我於
余時即以繒帛而自經手內著油中以火然
之發至誠言我於林中三十六年遊四梵處
爲益衆生故食衆果既化八万四千諸龍夜
義令住不退轉以是善根令我手然使此商
人至閻浮提如是手然經於七日七夜彼諸

聖

朱英六十四

十六

商人安隱得到即自立願如此珍寶若我得
成阿耨菩提令我得爲商主採如意珠於此
佛土一切十方恒河沙數五濁空佛土中兩
於衆寶一一方中七反雨於種種衆寶隨意
充足無量阿僧祇衆生今住三乘 又大丈
夫論提婆菩薩說偈云 福德善丈夫

悲心施慧手 拔貧窮淤泥 不能自出者
如菩薩布施諸貧窮者皆來歸向如曠野樹
行人熟時皆往歸趣菩薩愛樂名勝得解脫
發大音聲啼號悲泣求諸天神風雨神等乃
至稱喚父母所愛兒息之聲余時我以天耳
聞彼音聲即生慰喻汝等商人勿得恐怖我

有乞者不知菩薩體性樂施菩薩執手歡喜與語猶如親友壞彼不知使生知想傍人見之亦復歡喜若見乞者語言汝來欲須何等隨意而取安慰之言善來賢者莫生恐怖我當爲汝作依止處使彼乞者心得清涼若如是施名爲生人若不如是名爲死人若不來

者自往施之有來求者尚捨身命況復財物若無悲心不名爲施若有悲心施即是解脫雖復大富名貧窮者富者雖與無悲愍心雖名曰與不名施主悲愍心施是名施主若求報施名爲施者賚賈之人亦可名施若求報施果報猶尚無量況有悲心不求報施果報

卷六十四
朱林六十四

何可稱計若求報施唯可自樂不能救濟徒自疲勞悲心施者能有救濟後得果時能大利益脩施者得富修定者得解脫修悲者得無上菩提果中最勝菩薩思惟因彼乞者得證菩提我今因施得無比樂因中施樂猶尚如是況無上菩提如是乞者其恩甚重無以

可報若以財寶不足報恩當以無上菩提而施與之以我福故願使乞者於將來世亦如我今成大施主得無上菩提不念恩者無有悲心若無悲心無有行施若不施者不能濟度衆生死若不行施覆蔽悲心如以書石乃知真僞假使怨家亦如親友

國王部第三 如佛說日明菩薩經云佛言過去閻浮提有國王名曰智力常行佛事深信三寶時有比丘名曰至誠意常持三昧慈哀衆生王欲見是比丘無有厭極是比丘體上生大惡瘡國中醫藥所不能愈王愁大悲即爲淚出時二萬夫人同時悲念於時王卧

十七

夢中有天人來語王言若愈是比丘病者當得往人肉血飲食之即得愈矣王寤驚悸不得樂念是比丘病重乃須彼藥法所難得勒問臣下王第一太子字曰智止白王莫悲莫愁憂之血肉最爲賤微還入齋室持刀割髀取肉及血持送與比丘比丘得服之瘡即除愈

身得安隱王聞得愈大喜悅澤意存比丘不
念子痛持是歡喜各有至心太子亦自平復
狼瘡得復也又雜寶藏經昔有王子兄弟
二人被驅出國到曠路中糧食都盡弟即殺
婦分肉與其兄姪姪便食之兄得此肉藏舉
不敢食之自割腳肉夫婦共食弟婦肉盡欲

得殺姪兄言莫殺以先藏肉還與弟食既過
曠路到神仙住處採取華果以自供食弟後
病亡唯兄獨在是時王子見一被刖無手足
人心生慈悲採取華果活彼別人王子爲人
少於欲事採華果去其婦在後與別人通以
有私情深疾其夫於一日中逐夫採華至河
朱林六十四十八岸邊而語夫言取樹頭華果夫語婦言下有
深河或當墮落婦言以索繫腰我當挽索小
近岸邊婦推其夫墮著河中以慈善力隨水
漂去而不沒死於河下流有國王崩彼國相
師推求國中誰應爲王遙見水上有黃雲蓋相
師占已黃雲蓋下必有神人遣人水中而往

迎接立以爲王王之舊婦擔彼別人展轉乞
索到王子國國人皆稱有一好婦擔一別聳
恭承孝順乃聞於王王聞是已即遣人喚來
到殿前王問婦言此別人者實尔夫不答言
實是王時語言識我不耶答言不識王言汝
識某甲不諦向王看然後慙愧王故慈心遣
人養活佛言欲知王者即我身是尔時婦者
旃遮婆羅門女帶木杆謗我者是尔時刖手
足者今提婆達多是故知善惡目驗有徵

又菩薩本行經云佛告王曰過去世時此闍
浮提有國名不流沙王名婆檀寧夫人字跋
摩竭提時世穀貴人民飢餓加有疫病時王
亦病夫人自出祠天階邊有一家夫行不在
時婦產兒又無婢使產後飢虛復無有食便
自念言今死垂至更無餘計自欲噉兒即便
取刀適欲殺兒心爲悲感舉聲大哭尔時夫
人欲還宮中聞此婦人悲聲慘切愴然憐傷
便住聽之而此婦人適欲舉刀欲殺其子便

自念言何忍歟其子肉作是念已便復啼哭夫人便入其舍就而問之何以啼哭欲作何等婦具答之夫人聞之心爲悼愍語言莫殺其子我到宮中當送食來婦人答言夫人尊貴或復稽遲或能忘之而我今日命在呼吸不逾時節不如自歟其子以用濟命夫人問言更得餘肉食之可不答言課得濟命不問好醜也於是夫人即便取刀自割其乳便自願言今我以乳持用布施濟此危厄不願作輪王帝釋魔王持此功德用成無上正真之道即便持乳與此婦人適欲舉刀更割一乳應時三千大千世界爲大震動天帝觀之見其夫人自割其乳濟其危厄時天帝釋無數諸天即時來下住虛空中皆爲悲泣住夫人前而便問言汝今所施甚爲難及求何願耶夫人答言持此功德用求無上正真之道度脫一切衆生苦厄天帝答言汝求此願以何爲證於是夫人即時立誓我今所施功

德審諦成正覺者我乳尋當平復如故其乳尋時平復如故天帝讚言成佛不久諸天歡喜即便現形歎夫人言汝今所施得無悔恨以爲痛耶答言我今所施用求佛道無悔痛者令我女身變成男子立誓已訖應時變爲男子諸天讚言成佛不久是時國中衆病消除穀米豐賤人民安樂却後王崩即拜爲王人民熾盛國遂興隆佛告王言余時夫人者今我身是不惜身命今得成佛大衆歡喜作禮而去 畜生部第四

如一切智光明仙人慈心不食肉經云佛住摩伽提國寂滅道場弥加女村自在天寺精舍時有迦波利婆羅門子名曰彌勒軀體金色相好具足威光無量來至佛所時有結髮梵志五百人等遙見彌勒清淨白佛言世尊如此童子光明無量與佛無異於何佛所初發道心受持誰經爲我解說佛告式乾梵志汝今請聽當爲汝說乃往過去無量無邊阿

僧祇劫時有世界名勝華敷佛号弥勒恒以慈心教化一切彼佛說經名慈三昧光大悲海雲若有聞者即得超越百億萬劫生死之罪必得成佛時彼國中有大婆羅門名一切智光明聰慧多智廣博衆經聞佛出世說慈三昧經即便信伏爲佛弟子發菩提心而作是言我今誦持大慈三昧經願於未來必得成佛而号彌勒於是捨家即入深山八千歲中少欲無事乞食自活誦持此經一心除亂時連雨不止洪水暴漲仙人端坐不得乞食母子三獸見於仙人七日不食而作是言今此仙人爲佛道故不食多日命不云遠法幢將崩法海將竭我今當爲無上大法令得父住不惜身命即告諸免一切諸行皆悉無常衆生受身空生空死未曾爲法我今欲爲一切衆生作大橋梁令法久住供養法師余時免王告諸免言我今以身欲供養法師汝等

宜當各各隨喜時諸山樹神等即積香薪以火然之免王母子圍遶仙人足滿七而白言大師我今爲法供養尊者仙人告言汝是畜生雖有慈心何緣能辦免曰仙人我自以身供養仁者爲法久住令諸衆生得饒益故作此語已即語其子汝可隨意求覓水草繫心

聖朱林六十四

三王

思惟正念三寶爾時免子聞母所說跪白母言如尊所說無上大法欲供養者我亦願樂作此語已自投火中母隨後入當於菩薩捨身之時天地大動乃至色界及以諸天皆雨天華持用供養肉熟之後時山樹神白仙人言免王母子爲供養故投身火中今肉已熟汝可食之時彼仙人聞樹神語悲不能言以所誦經書置樹葉上又說偈言

寧當然身破眼目不忍行殺食衆生
諸佛所說慈悲經 彼經中說行慈者
寧破骨髓出頭腦 不忍噉肉食衆生
如佛所說食肉者 此人行慈不滿足

迷沒生死不成佛

時彼仙人說此偈已因發誓心願我出世不起殺想極不敢肉入白光明慈三昧乃至成佛制斷肉戒作此語已自投火坑與兔并命是時天地六種震動天神力故樹放光明金色晃曜照千國土時彼國人見此光者皆發

無上正真道心佛告式乾汝今當知余時白兔王者今我身是時兔兒者今羅睺羅是時誦經仙人者今此衆中婆羅門子弥勒菩薩是時五百群兔者今摩訶迦葉等五百比丘是時二百五十山樹神者今舍利弗目犍連等二百五十比丘是時千國王跋陀婆羅等者今千菩薩是從我出世乃至樓至於其中間受法弟子得道者是佛告式乾菩薩求法勤苦歷劫不惜身命投於火坑以身供養便得超越九百萬億劫生死之罪時式乾等五百梵志求佛出家成阿羅漢時彼仙人投火坑已生於梵世乃至成佛其食肉者犯於重

禁後身生處常飲熱銅 又大集經云佛言善男子過去世有一師子王住深山窟常作是念我是一切諸獸中之王力能視護一切諸獸時彼山中有二猕猴共生二子時二猕猴向師子王作如是言王若能護一切獸者我今二子以相委付我欲餘行求覓飲食時朱林六十四

生師子王即便許可時彼猕猴留其二子付彼獸王即捨而行是時山中有一鷲王名曰利見師子王眼即便擣取猕猴二子處嶮而住時王寤已即向鷲王而說偈言

我今啓請大鷲王 唯願至心受我語
幸見爲故放捨之 莫令失信生慚耻

鷲王說偈報師子王曰

我能飛行遊虛空 已過汝界心無畏
若必欲護是二子 為我故應捨是身

時師子王言

我今爲護是二子 捨身不惜如枯草
若我護身而妄語 云何得稱如說行

師子王說是偈已即至高處欲捨其身尔時

鷲王復說偈言

若爲他故捨身命 是人即受無上樂

我今施汝猕猴子 諸大法王莫自害

善男子師子王者即我身是雄猕猴者即迦葉是雌猕猴者善護比丘尼是二猕猴者者

即今阿難羅睺羅是時鷲王者即舍利弗是
是故爲護依止者不惜身命 觀苦部第五
如正法念經云孔雀菩薩爲諸天說若有悲
心是人則去涅槃不遠名大莊嚴於五道衆
生若起悲心能破煩惱云何地獄衆生而起
悲此諸衆生於自業所誑由此怨家之所造
聖 朱林六十四
作得不可喻種種苦大地獄等一百三十六
處衆生墮中地裂擘折斷截燒煮無救無歸
東西馳走求哀自免不可得脫而起悲心則
得增長無量梵福若人利益衆生觀諸餓鬼
種種飢渴自燒其身如燒叢林四面馳走半
相踢突焰火焚燒遍體熾然以求救護無能

教者此諸衆生何時當離種種苦惱是名觀
鬼而起悲心則生梵天若人觀於畜生而起
悲心餓鬼之中無量苦惱互相殺害空行水
陸死法無量互相殘害互相食噉此諸衆生
何時當脫是名觀畜生苦而起悲心若有能
生如是之念則生梵天若人觀於六欲諸天
而起悲心於六欲天受天之樂不可譬喻種
種山谷山峯園林而受快樂既受樂已業盡
還退生在苦處受大苦惱墮於地獄餓鬼畜生
東西馳走迷亂無知受大苦惱是名觀天而起
悲前生梵天若人觀於人中而起悲心以種種
業生於人中受苦樂果種種心性種種信解或有
貧窮依視他人以自存活如是觀於五道衆生
生五種苦已而興悲心如是之人得勝安隱則得
涅槃又雜阿含經云爾時世尊以爪土告諸比
丘於意云何我爪上土多爲大地土多比丘白
佛出尊爪上土甚少少耳其大地土無量無數
不可爲比佛告諸比丘如是衆生能數數下至

一彈指頃於一切衆生修習慈心有如甲上土耳
其諸衆生不能數數下至如一彈指頃於一切
衆生修習慈心者如大地土是故諸比丘常當數
數於一切衆生修習慈心又修行道地經偈云
當發行慈心 念怨如善友 展轉在生死
悉曾爲親族 舜如樹生華 轉成果無異

父母妻子友 宗親亦如是 其行慈心者
等意無憎愛 不問於遠近 乃應爲大慈
等心行大哀 乃至三界人 行慈如是者
其德逾梵天 刀刃不能害 縣官及火惄
邪鬼諸羅刹 妖玩電霹靂 師子并爲虎
及餘諸害利 一切不敢近 無能中傷者

朱林六十四二十四

又善見律云若住處有虎狼師子下極蟻子
不得住若蟻有窟蟻子遊行覓食驅逐別處
得住又雜阿含經云余時世尊告諸比丘過
去世時天阿脩羅對陣鬪戰阿脩羅勝諸天
不如時天帝釋軍壞退散極生恐怖乘車北
馳還歸天宮須弥山下道徑叢林下有金翅

鳥巢多有金翅鳥子余時帝釋恐車馬過踐
殺鳥子告御者言可廻車還勿殺鳥子御者
白王阿脩羅軍後來逐人若廻還者爲彼所
困帝釋告言寧當廻還爲阿脩羅殺不以軍
衆蹈殺衆生於道御者轉車南向阿脩羅軍
遙見帝釋轉乘而還謂爲戰策即還退走衆
大恐怖壞陣流散歸阿脩羅宮佛告諸比丘
彼天帝釋於三十三天爲自在王以慈力故
感力摧伏阿脩羅軍亦當讚歎慈心功德又
大悲經云佛告阿難若復有人心住慈善當
得十一種功德利益何者爲十一種一睡眠
得安隱寤則心歡喜二不見惡夢三人非人
愛四諸天擁護五毒不能害六刀箭不傷七
火所不燒八水所不溺九常得好衣餚饍飲
食牀座卧具病瘦湯藥十得上人法十一身
壞命終得生梵天又增一阿含經云余時世
尊告諸比丘有六凡常之力云何爲六小兒
以啼爲力女人以瞋爲力比丘以忍爲力國

朱林六十四二十五

王以憍傲爲力羅漢以精進爲力諸佛以大悲爲力是故比丘當念大慈悲力 頌曰
能仁矜幻苦 聖意愍重昏 哀愚開攝受
訓誘方便門 法身遍法界 摄化指祇園
俱鏞五道縛 共解四魔怨 三修祛愛馬
六念靜心猿 禪池澄定水 覺意動聲喧
慧風吹法鼓 振我無明塵 常須近善友
開我未曾聞 感應緣略引五驗

隋沙門釋慧越 唐沙門釋道積 唐沙門釋慈藏
唐縣尉盧元禮 唐玄奘法師 西國行傳
隋慧日道場釋慧越嶺南人住羅浮山性多
沉愛慈救蒼生拯頓幽阻虎豹無擾曾有羣
獸來前因爲說法虎遂以頭枕膝越便捋其
鬚面情無所畏衆咸觀之化行五嶺聲流三
楚開皇末年召入慧日末歸揚州路中感疾
而卒停屍船上有若生焉夜見焰光從足而出
入于頂上還從頂出而從足入竟夕不斷
道俗殊歎未曾有也 唐益州福感寺釋道

積蜀人誦涅槃經一部生常恒業凡欲宣述
必先洗滌身穢被服淨衣然後昇座立性沉
審慈仁摠務諸有厲疾膿血穢氣者積皆召
集爲補浣衣服治療同食而不惡之時人恠
問荅云境無染淨淨穢由心心既不起愛憎
何生以貞觀初年五月終于本寺春秋七十
時屬炎燭屍不鳬壞經停百日跏坐如初道
俗嗟異乃就身加漆興敬巴蜀唐新羅國大
僧統釋慈藏俗姓金氏新羅國人年過小學
神睿澄簡猷出高榮情欣方外獨靜行禪不
避虎兕持戒不群慈救爲先深隱山居來往
絕糧便感異鳥各銜諸果就手送與鳥於藏
手同共食之時至必尔初無乘候行感玄徵
罕有繼者而常懷慙慙慈哀含識作何方便
今免生死遂於眠寐見二丈夫曰卿在幽隱
欲爲何利藏曰唯爲利生乃授藏五戒訖曰
可將此五戒利益衆生又告藏曰吾從忉利
天來故授汝戒因騰空滅於是出山國中士

聖

未叢六書

二十六

女受戒無窮至貞觀十二年來至唐國既至京城慈利群生從受戒者日有千計或盲者見道病者得愈又樂靜夏坐奏勑雲際寺安居三夏見大鬼神其數無量帶甲持杖云將此金鑿迎取慈藏復見大神與之共鬪拒不許迎藏聞鳴氣塞谷蓬敦即就繩床通告訣

別其一弟子又被鬼打幾死乃斂藏即捨衣鉢行僧德施又聞香氣遍滿身心神語藏曰今者不死八十餘矣至十七年還歸本國具行佛教一同大國王請於皇龍寺講菩薩戒本七日七夜天降甘露雲霧雷藹覆所講堂四部驚嗟美聲弥遠因遘微疾卒於永徽年中右此三驗並唐范陽盧元禮貞觀末爲泗州連水縣尉曾因重病悶絕經一日而斂云有人引至府舍見一官人過無侍衛元禮遂至此官人座上踞床而坐官人目侍者令一手提頭一手提腳擲元禮於階下良久乃起行至一別院更進向南入一大堂中見竈數十

百口其竈上有氣轟然如雲霧直上沸聲喧雜有同數千萬人元禮仰視見似籠盛人懸之此氣之上云是蒸罪人處元禮遂發願大語云願代一切衆生受罪遂解衣赤體自投於釜中因即昏然不覺有痛須臾有一沙門挽元禮出云知汝至心乃送其歸忽如睡覺迷斷酒肉安經三四歲後卒於洛古此出冥唐奘法師行傳云婆羅痆斯國內有列士池池西有三獸塔是如來修菩薩行時燒身之處昔劫初時於此林野有狐兔援異類相悅時天帝釋欲驗修菩薩行者降靈應化爲一老夫謂三獸曰二三子善安隱乎無驚懼耶

日涉豐草遊戲茂林異類同歡既安且樂老夫曰聞二三子情厚意密忘其老弊故此遠尋今正飢乏何以饋食曰幸少留此我躬馳訪於是同心求覓狐汎水濱銜一鮮鯉授於林樹採果俱來至止唯兔空還老夫謂曰以吾觀之余曹未和緩孤同志各能役心唯兔

壁

朱林六十四

卷之三

三

空返獨無相饋以此而言誠可知也免聞議
讓謂緩狐曰多聚樵蘇方有所作緩狐竟馳
衡草曳木旣已蘊崇猛焰將熾兔曰仁者我
身卑劣所求難遂敢以微躬充此一餐辭畢
入火尋即致死是時老夫復帝釋身餘燼收
骸傷歎良久謂狐緩曰一何至此吾感其心

不泯其迹寄之月輪傳乎後世故彼咸言月中之兔自斯而有後人於此建塔也

延聖丘惟拱書

璧四

法苑珠林卷第六十四

箭反鄰起義譙昨集反驃毗沙鉢反鑄都歷於涅槃力延獲居繩反輶知演劃扶五勿反則居厥反踢徒郎初六反覲初六反談舊音反趨驅反

璧五

法苑珠林卷第六十五

使怨冤不斷苦報相酬今勸仁者同修慈行
所有恐怖並存放捨縱彼飛沉隨其飲啄當
使紫鮮頰尾並相忘於江湖錦臆翠毛等逍
遙於雲漢或聽三歸而悟道何異瞽龍聞四
諦而生天更同鸚鳥共立長壽之基同招常
命之果也

引證部第二

如梵網經云若佛子以慈心故令放生業一
切男子是我父一切女人是我母我生生無
不從之受生故六道衆生皆是我父母而殺
食者即殺我父母亦殺我故身一切地土是

我先身一切火風是我本體故常行放生生
死所以失林窮虎乃委命於廬中鎗翻驚禽

蓋聞瓦瓦雜類莫不貪生蠢蠢迷徒咸知畏
死

遂投身於案側至如揚生養雀寧有意於玉
環孔氏放龜本無情於金印而冥期弗爽雅
報斯臻故知因果業行皎然如日且大悲之
化救苦爲端弘誓之心濟生爲本但五部名
族皆以列鼎相誇三布逸仁莫不鼓刀成務
群生何罪枉見刑殘含識無憊橫逢沮醢致